

永樂大典

卷八千九百七十  
九

永樂大典

卷八九七九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七十九

二十九

周

北史列傳 宗室 廣川公測字澄鏡文帝之族子也高祖中山魯祖豆  
頽祖麒麟父永仕魏位並顯達測性沈密少爲學仕魏位司徒右長史尚  
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及孝武疑齊神武詔測詣文帝密爲之備  
遷封廣川縣伯尋從孝武西遷進爵爲公文帝爲丞相以測爲右長史委  
以軍國又令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歷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  
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人扣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爲寇者多  
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宴設於還其  
國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爲寇兩界遂通慶平時論方之羊叔  
子或有告測懷貳文帝怒曰測爲我安邊何爲問骨肉乃命斬之仍許測  
便宜從事轉行絳州事每歲河水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預遣居人  
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乃於要路數百處竝多積柴仍遠斥候知  
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處一時縱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七十九

谷突厥謂大軍至懼而遁走委棄雜畜輜重不可勝數自是不敢復至測  
因請置戍兵以備之後卒於太子少保文帝親臨慟焉仍令水池公監護  
喪事謚曰靖測性仁恕好施與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盜所失物即其妻陽  
平公主之衣服也州縣禽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不認焉遂遇  
赦免盜既感恩請爲測左右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狼狽盜人亦從測入  
關並無異志于該嗣位除州刺史測弟深深字奴于性鯁正有器局年數  
歲便累石爲營折草作旌旗布置行伍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喜曰  
汝自然知此後必爲名將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人多逃散深時爲于都督  
領宿衛兵撫循所部並得入關以功賜爵長樂縣伯大統中累轉尚書直  
事郎中及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賈泰趨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周文帝  
將襲秦諸將咸難之帝隱其事陽若未有謀獨問策於深深曰賈泰高歡  
驍將歡每仗之禦侮今大軍就蒲坂則歡拒守審必援之內外交敵取敗  
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賈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  
實可禽也虜賈歡勢自沮迴師禦之可以制勝文帝喜曰是吾心也軍行  
果獲秦齊神武亦退深又說文帝進取弘農復剋之文帝大悅謂深曰君  
即吾家陳樂也是冬齊神武又率大衆至沙苑諸將皆懼惟深獨賀文帝

問其故。對曰：歡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之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唯歡恥夫賈氏復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禽也。不賀何為？文帝然之。尋大破齊軍，果如所策。俄進爵為侯。六官建，拜小吏部下大夫。武成元年，遷幽州刺史，改封安化縣公。保定初，除京兆尹。入為司會中大夫。深少喪父，事兄甚謹。性多奇諫，好讀兵書。既居近侍，每進籌策，及在選曹，頗有時譽。性仁愛，從弟神舉，神慶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焉。卒於位。謚曰成康。子孝伯。孝伯字胡王，其生與武帝同日。文帝甚愛之。養於第內。及長，又與武帝同學。武成元年，拜宗師上士。時年十六。性沈正，嘗諍好直言。武帝即位，欲引置左右。時執政在家，臣不得專制，乃託言必與同業受經，思相啓發。由是護弗之猜，得入為右侍上士。恒侍讀。及遭父憂，詔令服中襲爵。武帝嘗謂曰：公與我猶漢高與盧紇也。賜以十三環金帶，自具。恒侍左右，出入卧內。朝務皆得預焉。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迴避。至於時政得失，外間細事，皆以奏聞。帝信委之。當時莫比。及將誅晉公護，寇與衛王直圖之。惟孝伯及王軌、宇文神舉等，頗得參預護謀。授開府儀同三司。歷司會中大夫、左官正。皇太子既無令德，孝伯言於帝曰：皇太子德聲未聞，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不然悔無所及。帝歛容曰：卿世載鯁正，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宜復過君，於是以尉遲運為右官正。孝伯仍為左官正。宗師中大夫。累遷右官伯。常因侍坐，帝問我兒比進不？答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將帝鬚言太子之不善。帝能酒責孝伯曰：公常謂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為誑矣。孝伯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敢割情忍愛，遂圖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公其勉之。及大軍東討，拜內史。下大夫。今掌留臺事。軍還，帝曰：居守之重，無忝戰功。於是加授大將軍。進爵廣陵郡公。并賜金帛、女妓等。復為宗師。每車駕巡幸，常執其手。令居守。後帝北討，至雲陽宮，寢疾。驛召孝伯赴行所，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夜授司衛上大夫、總衛宿兵馬。令馳驛入京鎮守。宣帝即位，授小冢宰。帝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圖之。當以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齊王威近功高，棟梁所寄。臣若順旨，則臣為不忠。陛下不孝之子也。帝因疎之。乃與于智、鄭譯等圖其事。今智告憲謀逆，遣孝伯召入誅之。帝之西征也，在軍有過行。鄭譯時亦預焉。軍還，孝伯及王軌盡以白武帝。武帝怒，撻帝數十。乃除譯名。至是，帝追憾被撻，乃問譯我脚上杖痕誰所為？

也。譯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譯又說：執持帝鬚事。帝乃誅軌。尉遲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為臣為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為身計，宜且速之。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為秦州總管，帝荒淫日甚，誅戮無度。孝伯頻諫不從，由是益疎。後稽胡反，今孝伯為行軍總管，從越王盛討平之。及軍還，帝將殺之，乃託以齊王事，詰之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為群小謀，棄加之罪。臣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屬微臣輔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為罪，是所甘心。帝慙，俛首不語。今賜死于家。時年三十六。及隋文帝踐極，以孝伯王軌忠而獲罪，並令收葬，復其官爵。嘗謂高穎曰：宇文孝伯定有周良臣，若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子歎詞。

東平公神舉，文帝之族子也。高祖嘗陵曾祖求男，任魏位，竝顯達。祖金殿魏兗州刺史，安喜縣侯。父顯和，少而襲爵，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孝武之在蕃，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和。顯和具陳宜杜門，悔迹相時而動。帝深納焉。及即位，拜閣內都督，封城陽縣公。以恩舊遇之甚厚，顯和所居隘陋，乃撤殿省，賜為寢室，其見重如此。

此及齊神武專政，帝每不自安。問顯和曰：天下汹汹，將如之何？對曰：莫若擇善而從。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東以其母老，今預為計。對曰：今之事，忠孝不並，然臣不密，則失自安。敢預為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我之王陵也。遷朱衣直閤，閤內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從孝武入關，至漆水。周文帝素聞其善射，而未之見，俄而水傍有一小鳥，顯和射中之。文帝笑曰：我知卿工矣。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建德三年，追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舉早孤，有風成之量，及長，神情惆悵，志略英膽，眉目疎朗，儀貌魁梧。明帝初起家，中侍上士。帝留意翰林，而神舉雅好篇什，每游幸，神舉恒從。襲爵長廣縣公。天和元年，累遷右宮伯中大夫，進爵清河郡公。建德三年，自京兆尹出為熊州刺史。齊人憚其威名，及帝東伐，從平并州，即授刺史。州既齊氏列都，多有姦猾，神舉示以威恩，遠近悅服。封武德郡公，進柱國大將軍。又改封東平郡公。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及幽州人盧昌期等據范陽反，詔神舉討禽之。時齊黃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將解衣伏法。神舉乃釋而禮之。即今草露，屬稽胡反，寇西河，神舉與越王盛討之。時突厥赴救，神舉以奇兵擊之，突厥敗走。稽胡款服，即授并州總管。神舉見侍於武帝，處心腹之

任。王軌字文孝，伯等屢言皇太子之短，神舉亦頗預焉。及宣帝即位，荒淫無度，神舉懼及禍，懷不自安。初定范陽之後，威聲甚振，帝亦忌其名望，兼以宿憾，遂使人齎酒賜之，薨於馬邑。時年四十八。神舉美風儀，善辭令，博涉經史，性愛篇章，尤工騎射，臨戎對寇，勇而有謀。莅職當官，每著聲績，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得任兼文武，聲彰外內。百寮無不仰其風，則先輩舊臣，至于今稱之。子同嗣，位至儀同大將軍，神舉弟慶。慶字神慶，沈深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腐儒業乎？」時文州賊亂，慶應募從征，以功授都督，衛王直鎮山南，引為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稍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及誅宇文護，慶有謀焉，進授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梯，與賊短兵接，中石乃墜，絕而後蘇。帝勞之曰：「卿勇可以賞人也。」復從武帝拔晉州，齊兵大至，慶與齊王憲輕騎覘卒，與賊窘，憲挺身而遁，慶退據汾橋，賊爭進，慶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拔高壁，尅并州，下信都，禽高潛，功並居最，進位大將軍，封汝南郡公，尋以行軍總管擊延安反胡平之。歷延寧二州總管，隋文帝為丞相，以行軍總管征江表，次白帝，以勞進上大將軍。帝與慶有舊，甚見親待，令督丞相

宋樂奏卷之九百九

四

軍事，委以心腹，尋加柱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上柱國數年。除涼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初文帝龍潛時，嘗與慶言，謂曰：「天元質無積德，其相貌奇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統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諸侯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尉遲迥貴戚，早著聲望，國家有難，必為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小惠，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虞，亦非池內之物，變在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為害。不過自軍江南，身膺蜀險，隘易生艱，阻王謙惡，意素無善畧，但恐為人所誤，不足為虞。未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上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蒙恩，願具錄前言為表奏之。上省表大悅，下詔曰：「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上每加優禮。卒於家，子靜亂尚隋文女。廣平公主位儀同安德縣公，熊州刺史。先慶卒，靜亂于協位，右翊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協弟鼎，字婆羅門，大業中養于宮內，後為千牛左右。場帝甚親昵之，每有游宴，必侍從。至於出入卧內，伺察六宮，往來不限門禁，時人號為宇文三郎。與宮人淫亂，至於妃嬪，公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帝，帝聞懼不敢見，協因奏鼎壯不可久在宮掖，帝不之罪，召又待之如初。化及殺逆際為亂，兵所害，論曰：宇文測兄弟驅馳於經綸之日，孝伯神舉

# 永樂大典

卷八九七九

盡言於父子之間觀其智勇忠祭並可追蹤於古人矣。司馬光稽古錄文帝以關中之衆東迎孝武收疲散之兵撫貧困之民任賢使能列官布職明部分務農桑以輔魏室雖以高氏之強不能陵也其所為典法施於後世可不謂賢乎武帝以英傑之資受制強臣恭默端拱十有餘年須其罪盈惡熟為東所棄一旦除之若撥羸振槁可謂知柔知剛智勇兼備者矣然後親統六師以征東夏齊之險阻不守士卒不戰數月之間縛其君臣致於膝下使有周之境東漸于海傳于江雖魏室全盛之時不能及也惜乎宣帝恣其淫侈逞其奇譎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不及三年而為異姓所有悲夫小學史斷北周起於宇文泰因元魏擾亂孝武西奔遂挾天子而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而又得蘇綽之奇才修一代之文物迺殫黜魏晉憲章古昔依周禮而建六官搜人才以為牧守作九命以叙官爵自三代以來官名法度少有可觀者唯宇文氏耳伊川語錄稱唐治雖然恭既稱孝武又黜廢帝迹其所為特亂臣賊子之所作視賀六渾有慙德焉史謂其功業如此能以善終吾誰欺欺天子迹魏自孝武西奔以來宇文泰居西高歡居東辛勤百戰皆能變家為國是二人者其在當

永樂大典卷八九七九

五

時亦有優劣乎曰是二人者皆一時之傑戎狄之豪有挾其主令諸侯之志而其用兵又皆地醜德齊莫能相尚者也然賀六渾為人朴質一時文物雖不逮周而其悔過事君之心實勝焉宇文黑獺為人譎詐一時文物或者其尚可取耳不然高歡臨終之時猶拳拳於其君宇文垂死之夕惟戀戀於其子二人之用心亦可知矣宇文覺以中齡嗣霸曾未幾時宇文護遽取魏鼎而授之是為周閔帝立國之初權歸於護政出私門雖負剛強之姿終致蕭牆之禍以此開基何以永世護叔宇文覺明皇繼之厥鑒不遠懲前車之覆轍芟除而勦滅之宜也夫何機務雖收而軍旅大權猶摠於護既不能翦夷禍根而又資以兵柄虎而傅翼自殞其軀帝遇毒崩哀哉若夫推付托之公心恢宇文之洪業蓋亦足為明矣宇文護再行杖逆而曹國公邕踐祚是為武帝慮謀深遠以蒙養正及誅護後始親政事聽覽不倦用法嚴整臣下肅然性天明察布德立行皆欲度越前人身衣布袍無金玉之飾錦繡綦組一皆禁斷後宮嬪御不過十數勞謙接下憂忘疲專崇儒術老擇兼能以海內未康銳情閱習授兵訓武步行山谷履涉艱苦皆人所不堪性又果決能斷大事故能得人死力以弱為強及

入齊境雖殘傷苗稼者亦皆以軍法從事數年之間克平齊土盛矣哉其  
有成功也齊平之後撤宮室之華省妃嬪之負數雕琢之物悉賜貧民  
信可謂善處勝矣而通嗣子之非才即宣帝休宗社之大計但欲威之極  
楚期於懲肅義方之訓豈若是乎是以宣帝即位之初即肆凶虐季父主  
親一朝殺之如斃犬豕殺齊王憲喪僅踰年恣情聲樂魚龍百戲旁午戲  
內自是而後遊宴沉湎旬餘不出群臣奏事悉倚宦者五后並立紀綱蕩  
然得保首領已為幸矣靜帝越自幼冲紹茲衰亂內外挾保曹之詐成藩  
無齊代之強楊堅談笑遂移神鼎嗚呼宇文黑獺名恭親弒孝武黜辱廢  
帝把握魏政踰二十年至其子覺遂篡取之得國不三四年二主覺統俱  
被弒戮未及三十載楊堅遠奄有其國且盡宇文之裔俾無遺種積惡之  
報良可畏夫後周之有國凡五傳二十有五年起陳武帝永定元年丁未  
迄宣帝大建十三年辛丑而隋取之焉時宣帝之大建十三年也考論南  
北立國之數自東晉而下在南朝者齊二十年陳三十年宋與梁僅五六  
十年在北朝者宇文之周高氏之齊亦不過二三十年獨拓跋之魏出自  
北狄其都洛之又至近百年豈天理果私於夷狄歟然則史以南北並稱其  
果無分於正朔歟昔者先儒嘗斷之矣曰于時正朔相承乃在江左南北

永樂大典卷九百九

不能相併則拓跋豈能免索虜之讖哉堂管見不然符秦立國幾奄天下  
之全而王猛臨終猶拳拳以正朔相承為說猛宜無所見而自抑哉或曰  
以正朔屬江左信矣而前輩述史嘗欲自宋元嘉之後合元魏太武之年  
而並書之其意果何謂歟曰魏自太武之後國勢浸強與中國等而典章  
制度則又漸過之自王通諸人已有意誘而進之意矣然奈何天無二  
日民無二王美夏大分豈容對立作史者不必立異第祖述司馬通鑑之  
書以南朝之正朔為正而以北朝之號附注于其後焉庶乎適取舍之正  
矣南北雖分晉六茹堅卒取周人之國其後復克平南陳以一天下至是  
南與北合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自晉元帝渡江都建  
康而中原悉為左社之區至是洽三百年而合於隋匪天意夫反覆南北  
之間戰爭相尋幾數百年而終定于此其氣類之遷變非一朝一夕而然  
南朝起自東晉已罷遣生徒不修孔廟孝武十七年衣冠文物浸就  
頽毀至宋及齊基祇之主幾七八梁陳而降又崇尚釋教偏國從夷則  
已有變夏為夷之道矣北朝起自元魏如太武如孝文文德武功冠冕南  
北又求遺書祠孔子禁胡語胡服迨至宇文制度典章儀刑古昔則已有  
用夏變夷之道矣人謂南北之合在於隋文平陳之年君子溯其本源則

南之決不能併北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文苑英華盧思道後周興亡論 周太祖文皇帝幼而橫驚疑作聖智數過人屬魏末多故召募關隴值二將相屠三軍未一見推為主遂握兵符俄而魏武西馳奉迎車駕挾天子以會諸侯萬世所一特也撫養荒餘鳩聚兵甲同心之謀不滿萬人齊神武以大兵數十萬將清瀟瀟奮動雲移萃於渭曲太祖以數千弊卒振旅而還遂基王業齊秦以勁兵深入一戰喪元高歡嘗以銳氣先登臨陣受首兵革一作半歲動賊鮮勝多高氏雖怙其勇力莫敢先至印山之舉我師敗績收合亡散退守有餘及蕭氏將亡遼服震擾荆郢內附庸蜀未王器械完整貨財充實帶甲百萬號將如林晏駕之辰國與齊人相埒矣閔帝以嫡嗣承基應天納禪弱齡厭世未及稱皇以庶長見立恭我鴻緒從容文雅亦守文之良主焉二帝景命不融高祖始登大位于時大冢宰晉公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負圖作宰親受顧命國柄朝權頗去王室高祖高深視彌歷歲年談議儒玄無所關預祭則寡人晉公之不忘也但自下裁物其主不堪累世權強一朝折首其於黨典或見夷殘惡禽鳧物掃地無餘爾乃棄奢淫去浮偽施一德布公道屏重肉之膳躬大布之衣始自六宮被於九服今行禁止內外肅然以釋氏立教本貴清

靜近世以恭康費財力下詔削除之亦前王所未行一作得非也值季夫德取亂侮亡親御戎軒再舉而滅軍今肅然秋毫無犯數旬而定不戮一人未及下車革其弊政山東士女欣戴如歸但天性嚴忍果於殺戮血流盈前無廢飲噉行幸四方尤好田獵從禽於外非夜不還飛走之類值無免者識者以此少之雖有武功未達文德彝章禮教蓋闕如也練甲治兵將掃沙漠遠圖不遂暴疾升遐宣帝初在東宮已多罪矣高祖每加嚴訓不能修睦嗣位之初財情自厭踰年已後變態轉興耽酒好色常居內寢角抵逸遊不捨晝夜分命使人徵求子女積之宮中以千萬數此石虎之淫風也寵姬四人並立為皇后車服節文與內主無別此劉聰之亂政也少在儲宮頗覽經籍臨朝對衆亦有精神但稟猜狂持詭異水冠形色皆與舊制不同文武侍臣屏棄避裔內外門閭皆別令臣者看守出入去來並錄其數致省以同相視然朋淫于家無所簡擇乃至長樂亦有醜怪大衆之末忽馬慘虐鞭撻朝士動至數百背及胃腹一時下手楚毒之理不可忍見祖宗廟號諱不得稱變易官名回官姓族車乘輪輻並有貴賤之殊婦人粧點亦為上下之異後庭嬪妾房有數人自旦至夕恒令危坐相對有不如法便即捶楚內外命婦朔望朝謁皆命為丈夫拜伏以示肅

恭自號為天不復稱朕。此外小事異同不可勝紀。狂惑妖僻。開未有也。客曰。齊武成荒。博廣情。怨結人神。厥嗣不昌。理則然矣。周祖聰明神武。冠世雄奇。因愚子以主顛覆。豈人事乎。天道也。蒙有感焉。請聞其說。主人曰。寒暑晦明。二儀之不同也。賢愚治亂。五勝之相形也。是以酒池肉林。乃周王之締構。坑儒滅學。亦漢后之驅除。齊自天保受終。迄於武平。喪國。孝昭之外。竟無今主。河清已後。國基漸墜。昏主慢遊於上。黎民怨讟於下。逮於末葉。君弱臣愚。外崩內潰。周人取之。猶坂上走丸也。周武任數。矩矱情果。敢雄斷。擁三秦之銳。屬攻昧之秋。削平天下。易同俯拾。未及三祀。宮車晚駕。嗣子披猖。肆其凶惡。真人革命。宗廟為墟。此蓋天所以啓大隋。非不幸也。王安國後周書序。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合五十篇。唐令狐德棻請撰次。而詔德棻與陳叔達。庾儉。成之。仁宗特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李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珠。李異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今既鑿板。以傳學官。而臣等始預。其是正又序其目錄。一篇曰。周之六帝。當四海分裂之時。形勢劫末。毅然有志。合天下於一。而材足以有為者。持文帝而已。文帝召蘇綽於獨人之中。始知之未盡也。昨與之言。既當其意。遂起并畫夜咨。詠酬酢。知其果可以斷安危治亂之謀。而詒之以聽之。考於書唯府

樂業李卷九

兵之設。欲十歲已散之民。而係之於兵。庶幾得三代之遺意。能不駭人視聽。以就其事。而效見於後世。文帝嘗惠文章。浮薄。使綽為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特士大夫之制。作然。則勢在人上。而欲鼓舞其下者。美惡不成。雖然。非文帝之智。內有以得於己。而蘇綽之守。外不詘於人。則未可必其能然也。以彼君臣之相遺。非以先王之道。而猶且懇懇以誇言之。又况無所待之豪傑。可易以畜哉。夫以德力行仁。所以為王霸之異。而至於詒己任人。則未始不同。然而君能畜臣者。天下之至難。傳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蓋道極於不可知之神。而人有其質。推之為天下國家之用者。以其粗爾。然非致其精於己。則其粗亦不能以為合。惟能自愛其身。則內不欺其心。外不蔽於物。然後好惡無所作。而尚何有己哉。能無己。始可以得己。而足以揆天下之理。知人之言。而邪正無以度其實。尚何患乎論之不一哉。於是賢能任使之盡其方。而吾所省者。以天下之耳目。而小人不。能托忠以誣君子。又從而為之勸禁。則小人忿欲之心。已默於冥冥之際。君子樂以其類進。而摩厲其俗。凜然有恥。君臣相與謀於上。因敵以新法。度而今。馳驚於下者。有忠信之守。而無傳會遷就之志。則法度有拂於民。而下不以情赴上者乎。蓋虛然後能受天下之實。約然後能操天下之煩。

# 永樂大典

## 卷八九七九

垂纓攝衽。俯仰明堂。無為以應萬幾者。致其思而已矣。夫思之為王者事。君且一也。勢則異焉。世獨頌堯舜之無為。而安知夫人主自宜無為而思則不可一日已也。書曰。思曰睿。揚雄曰。於道則勞。其不然歟。蓋夫法度善矣。非以道作其人。則不能為之守。而民之多寡。物之豐殺。法度有視時而革者。必待人而後謀。則是可不致其思乎。苟未能此。而徒欲法度之革者。是宜先王為治之序哉。彼區區之周。何足以議此。徒取其能因一時君臣之致好。猶足以見其效。又况慨然行先王之道。而得大有為之勢乎。是固不宜無論也。習學記言。後周書稱宇文泰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為黃帝所滅。子孫遷居朔野。有葛烏菟者。鮮卑奉為主。由泰父肱至普回二十三世。普回至烏菟不能紀也。鮮卑何用世次。史祖魏收。收祖司馬遷。遷以匈奴為禹後。特記事推引之。濫蓋無所媚附。而收之稱舜臣。孤今德業之稱矣。帝後則專以誑筆造語。劉向班固言漢承堯運者耶。高歡宇文泰雖同於篡魏。泰賀拔岳所獎。用岳既見殺。其下無主。拔泰而歸之。則近於勢之自至也。魏孝武身落人手。而不常其德。先為高歡所逐。後為宇文泰所醜。夫敗孽亡孺。自古皆為亂臣賊子之餌。彼妄遇一無賴姦人。即以伊周事責之。哀哉。古之帝王。所以外建諸侯。內立百官者。非欲富貴其身。而尊

榮之。蓋以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獨治。是以博訪賢才。助己為治。若知其賢也。則以禮命之。其人聞命之日。則慘然曰。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勞。何捨已而從人。又自勉曰。天生雋士。所以利時。彼人主者。欲與我為治安。可苟辭。於是降心而受命。及居官也。則晝不甘食。夜不甘寢。思所以上匡人主。下安百姓。不遑恤其私。而憂其家。故妻子或有飢寒之弊。而不顧也。於是人主賜之以俸祿。尊之以軒冕。而不以為惠也。賢臣受之。亦不以為德也。位不虛加。祿不妄賜。為人君者。誠能以此道授官。為人臣者。誠能以此情受位。則天下之太。可不言而治矣。昔堯舜之為君。稷契之為臣。用此道也。及後世衰微。此道遂廢。乃以官職為私恩。爵祿為榮惠。人君之命官也。親則授之。愛則任之。人臣之受位也。可以尊身而潤屋者。則迂道而求之。損身而利物者。則巧言而辭之。於是至公之道。沒而姦詐之萌生。天下不治。正為此矣。今聖主中興。思去澆偽。諸在朝之士。當念職事之艱難。及闕之招累。夙夜兢兢。如臨深履薄。才堪者則審已而當之。不堪者則收縮而避之。使天官不妄加。王爵不虛授。則淳素之風。庶幾可反觀。此可驗於綽用事大意也。然天下能為綽之言者不少。拘於時而不敢言。及其奮言之。而不獲用。則多矣。惜其不及君且分定之時。不為賢主之詔。而徒以逆臣

之今爾。秦再行篡逆。其史抑虬既執簡而書其咎。秦又令盧辨作告以論其過。高貴公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秦舉動如此。欲以誰欺。王莽篡而作大誥。秦用周禮亦然。豈從周之偽者。固當爾耶。石勒之於劉曜。符堅之於慕容暉。周孝武之於高緯。皆以一取一。孝武始自五年十月至六年正月。馬足未過。而數千里地盡得。雖乘群愚自潰之機。然不勤身苦力以赴之。亦未能也。及其輕銳之念溢發。不制。欲以廓清混一之功。取必於歲年之頃。嗚呼。幸而遽得死。不然將遂斃於鋒鏑。為後世笑。豈止其子之不肖。足以亡國哉。九尾妖狐也。示亡徵焉。不知憂懼。而猶欲求不受瑞之名。其實以為瑞無大於此者。爾。五品時叙。四海和平。家識孝慈。人知禮讓。其君臣但摹倣十數板周官。便自謂己能如此。是真可笑也。余論周武帝若史所言。布懷立行。皆欲踰越古人。正孟子謂齊王將以求吾所大欲也。然孟子謂齊王以若所為。不可以求若所欲。使其見周武帝所為。必謂可以求若所欲矣。湯武既有截法。而王道逾不可行於後世。此開利門之大者。而學者乃以為能閉之。何也。周武帝初行刑書要制。持仗群強盜一匹以上。不持仗群強盜五匹以上。監臨主掌自盜二十匹以上。小盜及詐偽請官物三十匹以上。正長隱五戶及十丁以上。隱地三頃以上。皆死。至天元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五十九

十

患其嚴重太甚。且海內初平。恐物情未附。遂大懸告天而除之。孟子言康誥。殺越人于貨。賢不畏死。凡民罔弗憝。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魏周分田。權在正長。隱五戶十丁。與地三頃。其罪及賊著矣。設法禁姦。由孟子之論。要制所行。適與罪稱。爾非重也。李康于患盜。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善為政者。當使民不為欺盜。不當因其欺盜而遂殺之。然則孟子之論。孔子曾參之所不許也。且周武帝廉節自勵。用已律令。故必行重刑。而不疑其子奢縱。任情推己恕人。故以行重刑為不可。後世據已定之法。初不知奢儉之所在。唯欲其重而不輕。又當在二人之下矣。固無暇考聖賢之異同也。周武帝一舉平齊之功。齊王憲十居八九。方其正明。君權以臣畜使之。不以兄弟數也。自謂如此。能革累世悍輔因尊之弊。使孺子刳割。狐豚於牢。秦中與晉司馬攸。魏元繆禍出一軌。而三國相隨。為墟。不然。則如齊孝昭武成。挺刃而奪之矣。悲夫。本朝太祖監唐末五代。切君之敗。不私其子。根本既成。祚命永延。實謂天下可以數術制御。其言曰。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然則漢之衰亡。豈非遺腹委裘耶。爾朱

敏減高歡事已大諧而恭橫欲速難有志節者遂皆驚散宇文泰寒速窶子坐收其用如賀拔勝年位材壽決去江南死心為役他可知也賀拔岳人微衆弱然經為其裨校者無不立功垂名豈必盡能而泰亦何足以使之持以魏孝武素東就西輕重勢激而然主威既奪而成臣之感可不懼歟因于謹為三老稱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觀高宗所言過於傳說之所知矣而不自為規矩律度以先天下必委於臣之能言者而後以身從之得用九見群龍無首之義蓋平世持盈守成之常道也古之聖人皆備道成德首出庶物其行在前其諫在後獨高宗處樂以憂恭默思道自疑弗類待諫而行百王未有此經生學士考論所不到也謹從橫亂世甲裳腥膻墜典偶興曠官承乏膺習書司苟應其名然後世之效法先王未嘗不如此豈足啟悟也爾朱榮為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宇文泰等因之故號八柱國家二典有四岳九官十二牧之等周官言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今忽自稱柱國大將軍是何義蓋夷胡無藝妄以意造爾宇文泰與蘇綽盧辯依周禮設官而雜用元魏及秦漢以後名稱仲尼雖學官名於邦子然無所慕効也周本與戎狄雜居直以聖賢迭興法度最久故孔子從之從世苟以為從其實不從其名則

余美叢書卷九百九

士

漢晉之官同於任事姑從之可也使名實皆正必如成周則一字不可增損矣秦自貪柱國之號身出爾朱榮後既不能改而綽方與之法象周公龜茲王褚謂所讓依然故在是真可笑矣抑慶關西文士蘇綽惠近代華靡輕薄使為賀白鹿表以華之慶標筆立成辭兼文質綽笑曰拙猶猶自可移况才子也慶詞不傳無以驗其是非典謨訓誥固非筆墨之巧所能轉移而其體制亦各隨世不同綽作大語今為文者皆依此體止是皮毛上摸出一重麀俗使如此而便為堯舜三代之文則俚儒迂叟先極其工而豪俊之士反闕筆無措矣余頗記少時聞長老言有數士各效名人文字以相夸耀或為韓柳或為歐曾高者為西漢其一人曰未也遂特為詩書之文以蓋之綽所欲革與此何異以為於變一世恐未可也柳弘死時年三十一楊素誅之曰山陽王獨風流長逝穎川荀繁零落無時脩竹夾池水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是弘以清言而慕麗筆長槍大槩數十年間僅聞此爾得非所謂正始之音也自宇文泰起接隋唐百年中精神氣脉全在蘇綽一人三代既衰佐命之材不世出惟管仲樂毅蕭何諸葛亮王猛蘇綽爾亮地勢不足自立猛無堅疑之功而綽隨文守義仰取俯拾遵腐儒之常說據舊籍之陳言能使秦總已聽命麗

細重輕惟其所裁。不為新奇。坐致實用。豈特以其國強富兼弁而已。由昔  
以俟。南北判離。棄華從戎。至是自北而南。變夷為夏。使孔子復出。微管仲  
之歎。不付餘人矣。然則學者豈以能言為貴哉。顧其所行何如耳。王通或  
問蘇綽曰。俊人也。其道何如。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夫自許  
以英豪者。用材無本。自命為聖哲者。窮理不盡。行於太平。而必亂。行於戰  
國。而不強。古今皆是也。英綽之病哉。且何俊之有。六條平實。無華。諸葛  
亮王猛。歐世人而用之。不暇及也。死而無繼。澤不垂遠。不亡何待。自董仲  
舒蕭望之。劉向崔寔。王符仲長統之流。皆論治道。而無一言之幾。然則如  
綽者。亦未易也。獨孤信。深入湘川。百計拒敵。相持經歲。竟以全歸。自前  
世言之。為大功。乃坐失地除名。史謂宇文護。謀政至此。然亦由當時望外  
成事者多矣。不然。何以能奮於至弱。取天下之十九乎。此又未可以賞罰  
常情論也。郭賢策。高歡言。賀拔岳初死。關中震駭。不能來時。取雍州。是  
無智。魏孝武西遷。寡弱。毛鴻賓喪賊。關門不守。又不能併力要戰。是無勇。  
此高歡所以失關隴之由。誠是歡之黨人。算畫未有及此者。劉暉欲因降  
張魯取蜀。而曹操不敢。蓋從昔智計。必有有用之。不敢盡者。然歡越趨。放過  
於狼狽洶洶之時。而乃策斷決死於安徐已定之後。且其屢進而屢卻。或

水滸傳卷第九百九

耿豪言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槊。直刺直斫。慎莫皺眉。邛山  
之役。大呼獨令奮刀而還。當其前者。死傷相繼。又謂左右。吾豈樂殺人。壯  
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為人所傷。何異坐人也。豪雖光麓  
不足取。而以關張比之。則又其細爾。李穡蔡祐。丞相臂膊。耿豪王勇。丞相  
咽喉。秦能得武夫之用如此。安得不以犇為強乎。宇文泰用韋孝寬法。  
今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然則此法未行以前。  
原野尤蕭瑟矣。詩云。有杖之杜。生於道左。彼君子兮。嗟肯適我。又曰。柞  
拔矣。行道允矣。豈變墟莽為桑麻。自古聖賢。以為難事耶。遼國以文米  
銜糧。其人辭多而實寡。如王彥韋。孝寬傳。正爾率拙。然功名壯偉。不可掩。  
學者能詳者所長。氣力不少矣。尺泥住簡。相如趙充國等。無復新意。此續  
書大病也。薛慎傳。載宇文泰於行臺置學。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  
充生。悉令旦埋公務。晚就講習。先六經。後子史。又於諸生中。簡淳懿者。侍  
其讀書。余嘗恨劉裕。質可培上。而劉琨之瘡之。然則蘇綽之力多矣。漢高  
祖言。乃公。乃上。得之。安事詩書。坐滿儒冠。史臣乃謂其不修文學。而性明  
達。嗟甚矣。又安足述乎。今蘇整率鄉親二千餘人。隨軍征討。泰嘗從容  
謂整。卿速祖立志而去。卿今立志而來。可謂積善餘慶。世濟其美。史言整

# 永樂大典

## 卷八九七九

逮祖漢建威將軍邁不為王莽在。其子猶避地河在。故秦稱之。此事今祖見於姓家。然則隋唐以前史記漢書之外。別自有書。李翱乃言讀前漢與後漢書。生熟如何。蓋屢更兵亂。載籍焚毀。他書多不存。其存者又以非文句所資。不暇熟讀。如韜尚然。是又可歎也。司馬喬辭封。趙滿傳。元日行朝禮。非有封爵者不得預。不知用何典故。蘇亮綽從尼。綽文章稍不逮亮。至於經畫進趣。亮又減之。故世稱二蘇。抑虬論史。謂漢魏以還。密為記法。徒聞後世。無益當時。故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紛。莫知准的。請今記事者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事遂施行。後漢李法。但能言史官記事不實。後不明信而已。當時議論開張至此。故秦廢立。虬能執簡書過也。虬死在魏恭帝元年之冬。不然。值宇文護行禪代事。或有憚否耶。天地之初。皆夷狄也。相攘相殺。以力自雄。蓋其常勢。雖夷黃以道御之。不能止也。及堯舜以身為德。感而化物。遠近丕變。功成治定。擇賢退處。不為己有。而忠信禮讓之俗成矣。夫先人後己。徒義遠利。必出於心之自然。而明於理之不可恃。故湯既放桀。惟有慚德。而其臣反作詬以諭解之。若夫亂臣賊子。則不然。公為弑逆。而惡大惡之聞。崔杼所以殺太史。將行篡奪。

永樂大典卷八九七九

十三

而畏止論之禁。曹操所以殺孔融。至於彼自行之。此自書之。不殺不爭。兩不相忌。而天下易姓。此又行與操智慮之所未及。而虬固不足以知之也。悲夫。自元偉以下十四人。皆有大位於周。與高氏相絕矣。此末世之盛事也。不可不記。梁武但云我若依而行之。誰謂不可。又云少待自知我心而已。王莽曹丕司馬炎皆不殺舊君。殺舊君自劉裕始。王軌宇文孝伯樂運貞良骨鯁。蓋非業長養成。就所有近似殷周世。且同存亡者。非復偏方草創。邂逅相遇可得也。運言今宿衛之官。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遂便籍沒。此則大逆之罪。與十杖同科。先未經變法時。立法何輕也。當考。又云雖為法愈嚴。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或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秦網密而國亡。漢章疎而祚永。可謂富哉之言矣。秦言平吳之利。二陸而已。定楚之功。諸賢畢至。可謂過之。又言吾即王氏甥。卿等即五舅。當以親戚為情。勿以去鄉介意。其釋囚禮士。齊桓公以上也。秦本尚古。文務救時弊。如王褒庾信之淫靡。非所好也。持以其有江東盛名。為文士宗伯。故敬禮如不及。宰物者能因人所長。不以己好惡格之。蓋難事也。史叙次北方能文。自杜廣徐光封奕。未形胡義周劉。延明以降。而謂蘇綽務存質朴。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夫古之聖王。

教養天下之英才盡其性命之理。使言語文字各極其至。故能不約而自合。韓既無所建明。奈何以一人之勢。徒取經訓之已傳者。一切效之。使庸鄙者易就。穎秀者難立。是反助徐庾之鋒。激天下而從之也。周武帝發詔遣使聘沈重。踵門謁。熊安生雖二人未足以當此禮。而帝誠心好賢。屈已忘勢。干戈之際。獨高經師。征塵未洗。先驅酒巷。在晉陽城下。死而復生。胡念及此。心期卓越。殆戰國以來所未有也。漢武以安車蒲輪徵申公。儒生尚考之。劉備為左將軍。三詣諸葛亮。後世尚以為難。視此何區區哉。帝不事早。功業不究。未知真有佐王之材者。遇之如何爾。樂遜徐遵明諸生。陳特宜。五條其言。有非俗儒所能道者。如自非軍旅之中。何用過為迫切。申侯將奔。楚子誨之曰。無適小國。政狹法峻。將不汝容。敬仲入齊。稱曰。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國家雖彊。詳不受弱。詩云。德則不競。何憚於病。惟德可以范民。非恃彊也。及陳事上議之徒。亦應不少。當有上徹天聽者。未聞是非。陛下雖念存物議。欲盡天下之情。而天下之情。猶為未盡等語。是也。秦崎嶇關隴。諸子相繼。鞭撻宇內。成其所欲。雖大要不過強兵。亦其國是所定。立論常向上一着。故如避等輩。亦能言之。夫以國家天下之大。而其言語迫蹙。早陋。同出一律。飲食嗜好。不越酸鹹之間。則名號雖存。而亡形

永樂集卷之九十九

古

具矣。姚僧垣吳人而醫術行於關中。伊婁穆病言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僧垣處湯三劑。服其一。上縛即解。次服中縛。復解。又服悉除。更合一劑。足稍屈伸。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至九月乃能起行。高祖東伐至河陰。遇瘧口不能言。臉垂覆目。不復瞻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以為諸藏俱病。不可並治。軍中之要。莫先於語。帝遂得言。次又治目。目便愈。末乃治足。足乃瘳。史記方多矣。不言其所以治之由。而徒載其受驗之的。亦多如此。不可得而考也。余頃歲得病。兩腹之間。有縛或以為氣。不升降。而然。服胃氣丸百餘劑。縛愈。垂二十年不解。醫終莫能名。夫諱病不受治。一而已。有病不能治。群醫皆是。可歎也。蕭譽至子歸。以一城之地。為周附庸。而所用文武謀臣。知名者數十人。宜其地之多材。耶。抑材之偶聚。耶。昔魯衛宋鄭皆小國。而人材卓然。稱於後世。至晉始復見之。惜其地不足也。材有餘而地不足。猶可言也。地有餘而材不足。不可言也。宋晁景道集讀周書。唐園子祭酒令狐德棻周書紀傳五十卷。其贊論二十九篇。則本文所作。熙寧初。王平甫序目錄上之。昔魏裂而為東西。變而為齊周。齊唯故壤。周實新造。其強弱之勢異矣。區區新造之弱。風舉非齊之敵。而齊戰則多北。君臣卒為周之俘囚者。何也。周之謀臣猛將。凡

厥人材盛矣。其經國緯民之術。嘗措意而建立之。其所繼者正也。夫其為國所繼者正。則其為史官者其義直。其意壯。其文雄健卓落矣。方太祖艱難籌謀之際。有衆一旅。不予謹之徒。觀天下之大勢。慷慨陳辭。勸其迎天子。都關中。魏帝僅存朝夕之洛陽。危若綴旒。東遁於河北。虎狼之衆。西未和關中之安危。王思政柳慶。宇文頌和之徒。明見逆順。決策不疑。而勸魏帝西狩。方是之時。群情去就。紛紛向背之際。隨剛張軌薛澄之徒。既自知所擇。又納忠於東。而使得所事。或崎嶇冒鋒鏑。出萬死一生之計。去鄉廬不顧。妻子來歸我者。有如盧辨。裴寬裴俠裴果。崔猷楊纂。今孤整高賓之徒。或結宗黨。保介城社。以忠誠相誓。忘其東寡安危之勢。同心向順。號為奉義之衆者。有如鄭偉。崔真。穆司馬。喬韓。陳忻。魏玄之徒。或徙然守郡邑。不敢自利。終為我臣。以其土地効順者。有如薛善。張祥。狄珍。劉之徒。或介於二國之間。義之所守。不餌於彼之高官重寶。以一城為一敵國者。有如郭賢。李長壽。于延。孫章。法保之徒。逮及已夷。白虎蠻之類。亦知為我守固。而同諸近輔。大抵人尚節槩。多殉忠死職之士。雖其國將亡。而射蓬迴宇。文胄王謙。筆有餘忠。存焉。惜乎世之人。徒知蘇綽有王佐之才云矣。表其為史官者。不亦肆矣乎。彼為齊史者。難為功。則以齊之不正故也。予

每多德柔當武德之初。首建議修梁陳齊周隋等正史。顧其文有負其志。惜哉。山堂考索後周書類。唐令狐德棻撰。初周柳蚪隋牛洪各嘗論。率多抵牾。唐初詔德柔與陳叔達。庾儉。同加修纂。歷年不就。正觀三年。與本文本崔仁師撰次為紀。公傳四十二。凡五十卷。書曰。先是蘇綽兼周政軍國詞令。多准尚書牛弘。為史尤務清言。德柔因之以成是書。故多非實錄。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而後林希王安石國上之。註解通系論。後周之興。自宇文泰至其子覺。受禪西魏。凡五傳。二十八年。而禪于隋。時南朝陳宣帝太建之十三年也。按北史周紀。文皇帝諱泰。姓宇文氏。代郡武川人。西魏文帝伐高歡。立大功。遂專政。泰卒。子覺嗣其位。魏帝封覺為周公。年受其禪。是為開帝。追尊泰為文皇帝。在位四年。為子護。真毒於糖餒殺之。遺詔以其弟邕嗣立。即位。是為武帝。在位十八年。弟太子寶立。是為宣帝。二年。傳位于太子嗣。是為靜帝。二年。禪位于丞相隋郡王而周亡。周自開帝至靜帝。凡五主。共享國二十八年。而隋得之。是時實南朝陳宣帝太建十三年也。古今紀要宇文泰字黑獺。代人。鮮卑種。從葛榮榮滅。從爾朱榮征伐。後以別

將從賀拔岳討北海王顥。岳以為司馬。事皆決焉。徑觀高歡。知其逆謀。岳以泰為夏州刺史。岳為陳悅所害。泰即馳赴平涼。魏帝因令統岳軍。既斬陳悅。關隴平。高歡遣書結納泰。以聞。故魏帝深仗之。惡高歡之逼。雖騎入關。泰迎之。都長安。為西魏。泰既鴆孝。或立文帝。用蘇綽為富國強兵之法。詳見百魏門。泰能駕御英雄。質重明達。崇儒好古。施設皆放三代。泰卒。以事屬宇文護。紀綱內外。人心遂安。子覺嗣位。為周公。代西魏。有其國。是為孝閔帝。道稱泰為文帝。孝閔帝性剛果。惡宇文護之專。謀誅之。事泄。見弒。成二年。陳大加元年。武帝尊太廟。班太祖所述六官。保定元年。陳天加二年。幸太學。于謹為三老。始親政。頗事威刑。骨肉無所貸。禁佛道。悉還俗。并淫祀。悉除之。謀伐齊。章孝寬陳三策。滅齊。後梁明帝入朝。詔山東諸軍各舉明經幹治者二人。以齊傅伏守節。今宿衛。又以李德林為內史。自是詔詔及用山東人物。並委之。毀徹彫斲。並賜貧民。庶人以上聽衣。綳練。布餘悉禁之。外官不過十餘人。陳吳明徹來伐。王軌敗執之。帝撫士有恩。而明斷嚴峻。將士畏威而樂死。帝崩。年三十六。長子贊立。宣帝始立。即逞奢欲。惡人規諫。鄭譯用事。讚殺王軌。傳帝立太子。自稱天元。立五后。帝不

宋樂奏卷九百五十九

據劉昉鄭譯柳表等引揚堅輔政。靜帝立。揚堅華宣帝。奇酷作刑。善行之。尉遲迥謂堅將不利於周。謀討焉。章孝寬所敗。自殺。進堅爵為隋王。遂禪焉。宇文護泰以為類己。死。以天下托之。嗣子幼中。強冠在邊。求心待之。而足。微發。非其書不行。兵衛威於宮闕。乙弗鳳等謀圖之。護遂并統節閭。立明帝。又弒之。武帝以其恭。憫因人朝殺之。與于謹克江陵。宣和。閭於大體。所任非人。諸少俊。恭泰初和親。突厥謀共圖齊。齊以母運護。故護勉強。與突厥求征無功。宇文孝伯。武帝時出入外內。時政皆預。委信莫比。盡心竭力。無所回避。時政得失。外間細事。皆以聞。請選正人輔太子。帝以孝伯與尉遲運輔之。尉遲運。宣帝遣賊杖。瘡運懼。孝伯曰。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為人為子。知欲何之。諫而不入。將焉逃死。頻諫不從。卒賜死。不肯。關齊王暹。深孝伯。後齊將賈泰。泰主汾苑。知其渡河必敗。大破之。宇文憲。泰子。年十六。治並州。蜀人立頌刻碑。贊代高歡。為先鋒。大敗之。歡圍晉州。破之。而後食。屢破齊師。齊人聞風。憚其勇。畏威。名日重。晉思奔退。宣帝忌其望重。結殺之。目无如炬。事母孝。善兵謀。長於無御。測守汾州。禮送東魏之抄切者。宇文貴善騎射。將帥材。慎。有巧思。建仁壽宮。檢校將作大匠。造觀風行殿。推移倏忽。明堂圖議。侯莫陳崇。馳勇善射。陷陣擒萬侯。醜

# 永樂大典

## 卷八九七九

怒。擒史歸。王誼欲擊朝士不恭者。盧墓。平楷胡。宣帝憚其剛正。出之平司馬消難。隋文妻以女。格蘇威。城功且田。給入戶之課。隋文幸岐州。于死踰平。乙公主除服。楊素勅之恩。禮稍薄。後以胡僧告之。賜死。獨孤信為孝武定荊州。東魏遣高歡曾主奔梁。三年。周文以為隴右大都督。百姓懷之。聲振鄰國。周文以其信著遐邇。賜名。儼歸帽側。詰旦皆效之。前後增封。回授諸子。女為隋文后子。陸事。猶鬼。竊物。竇熾。射殺前鵠。河橋之敗。以吾射獨與兩騎抗敵。涇州改清靜。所遊泉人懷之。辭造弟。周武年長。欲勸讓歸政。元老素望。參議大事。伐齊。年老欲行勤進。隋文不肯。著賤賀蘭祥。再為荊州。有惠政。夷至者日千數。盛夏境內。觀政得失。息發冢之俗。清素贈遺一無所受。蕭管贈竹。并經史。亦付有司。修富平堰。開渠注洛。平吐谷渾。史寧。嘗與賀拔勝。幸梁。鎮涼州。戎夏服其威惠。在荊州。嘗縱名獮子。雖。俱。獲。天。無。虛。發。權。景。運。守。南。陽。免。發。人。防。守。敵。境。百。姓。立。碑。頌。德。與。東。魏。爭。豫。州。因。留。鎮。荊。州。威。行。南。服。恃。寵。貪。驕。敗。王。罷。守。荆。以。死。禦。梁。圍。三。平。南。秦。數。叛。走。之。齊。遣。韓。軌。入。華。州。襲。之。罷。徒。跣。逐。之。因。大。破。齊。河。橋。之。敗。開。門。論。戰。士。任。其。去。留。徹。臺。使。餅。食。家。瓜。皮。吏。不。管。產。安。莫。王。思。政。勸。魏。孝。武。入。關。博。滿。自。誓。河。橋。陷。陣。殺。死。鎮。弘。農。開。門。解。衣。而。卧。掘。得。金。

永樂大典卷八九七九

七

送朝。竭。力。守。潁。川。齊。文。表。十。萬。攻。下。之。尉。遲。迥。為。周。文。取。蜀。鎮。之。梁。武。陵。王。據。蜀。隋。文。將。募。迥。不。從。舉。兵。敗。自。殺。王。執。從。武。帝。平。并。鄴。吳。明。徹。寇。呂。梁。敗。之。清。口。將。武。帝。積。日。好。老。公。但。後。嗣。弱。忠。恕。樂。運。孝。友。直。諫。言。太。子。中。人。諫。宣。帝。公。除。即。吉。諫。教。赦。與。觀。陳。帝。八。夫。帝。亦。感。悟。鄭。詳。左。邊。之。兩。縣。有。餐。以。計。直。不。得。為。諫。官。發。憤。著。諫。苑。蘇。綽。周。惠。遠。與。謀。事。薦。之。周。文。周。文。觀。漁。與。語。竟。不。設。網。歸。前。序。達。旦。制。文。策。未。出。墨。入。計。帳。戶。籍。之。法。併。力。禽。寶。泰。謀。與。周。文。合。城。官。也。田。六。條。詔。書。一。守。宰。先。盡。心。二。教。教。化。三。盡。地。利。四。擢。賢。良。五。恤。刑。獄。六。均。賦。役。作。大。結。革。文。弊。不。管。產。以。天。下。為。己。任。積。勞。成。疾。卒。韋。孝。寬。名。叔。裕。以。字。行。弱。冠。請。為。前。驅。平。蕭。寶。實。守。浙。陽。與。新。野。與。獨。孤。信。號。連。壁。還。南。充。閩。平。道。恒。嶠。淹。遂。清。守。玉。壁。高。歡。百。計。攻。之。苦。戰。六。旬。適。死。種。德。代。機。聞。知。齊。事。計。日。城。齊。要。處。縱。開。謀。明。月。平。齊。三。策。一。有。券。二。屯。田。三。修。好。武。帝。用。其。言。平。齊。伐。陳。平。淮。南。破。殺。尉。遲。迥。好。文。史。不。年。患。眼。猶。今。人。讀。之。殊。不。入。私。奉。兄。夏。蕭。然。自。述。時。號。名。士。不。應。聘。明。帝。贈。詩。日。給。河。東。酒。一。升。號。道。遠。公。武。帝。賜。練。惟。取。一。足。乘。舊。馬。識。字。文。護。峻。守。驛。廣。陳。使。者。未。見。虛。龍。柳。蚪。素。官。退。耕。論。史。官。當。明。書。於。朝。常。弊。水。蔬。食。日。衣。不。過。道。

體。食不過充飢。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柳慶。年十三。通誦千餘言。蘇輝  
 謂作質白鹿表。華浮廉。曰。枳橘猶自可移。况才子也。在雍州。貴戚欲去祿  
 盜金沙門。誘胡家賊自質。華王茂之。死。抗直。楊寬因其故吏。求其罪。終無  
 所得。達奚武。夜入齊軍。若警夜者。伺敵情。濟橋之戰。斬高歡首。傲時奢倖  
 及貴。行常單馬。居常掩鼻。曰。不可煩忘。時首。祀華岳。獨登峯。食杏。取軍中  
 釘金帶。赫連達。質披岳死。贊迎周文。取私車。酬胡人饋羊。曰。不可。羊入我  
 府。而物出官庫。蔡祐。為周文斬元進如父子。河橋之戰。下馬步關。敵圍十  
 重射却之。與高歡戰芒山。號賊猛獸。不言功。與李穆齊名。言安能。文卷  
 貧。設言訖。各大哭。狀豪。沙苑之戰。甲震盡赤。芒山之戰。大呼獨入。高琳。母  
 得浮瑟之精。河橋之役。勇冠諸軍。與吳明徹晝夜拒戰十旬。明徹退走。泉  
 公。年十二。宜陽鄉人。請為縣令。丁母憂。請起復。守上洛。走蕭寶實。刺東雍  
 德。揚皮囊石。無敢犯。清約。在州五年。自鄉里運米自給。每除一官。憂見顏  
 色。再守上洛。為高歡所執。戒二子勿以我故。舒臣節。二子討賊。元禮戰  
 沒。仲達復刺洛州。頗得時譽。李遷哲。世為山南豪族。為周文討平洋直州。  
 與田弘討信州。諸蠻畏威。鎮襄陽。大破陳兵於江陵。知巴州。納降之詐。鎮  
 白帝。食葛根。男女六十九人。華佗。綠漢十餘里。茅宅相次。鳴笛往來。唐瑾。

水滸傳卷之九十九

九

文。非雄偉。于謹。結為兄弟。江陵。衣冠仕族。預瑾獲潘載。書兩車。十司。還四  
 賊。迅雷風烈。晏寢亦起。奸誕。所遺田惟境。脊。韓雄。在邊四十五載。東魏。俾  
 之。于禽擒陳叔寶。賀若敦。擊三石。子。湘州。梁侯。聚士。覆米。士人。餉。填。守  
 文。護。逼。令。自。殺。于。嶺。古。成。慎。口。申。徽。河。橋。之。敗。獨。在。左。右。瓜。州。五。稔。邊。人  
 安。之。素。積。皆。親。覽。事。無。稽。滯。襄。州。俗。通。餉。遺。盡。揚。表。於。寢。室。題。詩。清。水。亭。  
 傳。誦。于。迹。陸。通。父。攻。孝。感。泉。魚。通。沙。苑。力。戰。凌。機。恭。謹。祿。賜。與。親。故。共。謂  
 人。患。貧。而。不。責。不。患。貴。而。不。賈。揚。擲。行。建。州。事。威。名。大。振。鎮。東。境。十。年。常  
 勝。以。輕。敵。敗。而。降。齊。韓。褒。守。雍。州。訪。盜。皆。豪。右。為。之。而。陽。不。知。厚。加。禮。乃  
 召。傑。點。少。年。為。鄉。里。忠。者。置。為。主。帥。分。地。界。有。盜。發。不。獲。者。以。故。縱。論。被  
 署。者。皆。首。伏。徒。侶。皆。列。姓。名。或。亡。匿。者。亦。言。所。在。喪。乃。藏。其。薄。大。掾。州。門  
 曰。可。急。來。首。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以。其。妻。子。質。首。者。旬。日。悉。首。盡。西  
 涼。州。均。貧。富。汾。州。縱。齊。保。劉。璠。事。蕭。暉。獨。奉。其。喪。還。都。事。蕭。脩。不。從。武。度  
 王。紀。之。召。及。為。周。文。所。獲。力。全。蕭。脩。為。郡。善。撫。御。不。營。貨。產。妻。子。隨。俗。食  
 麥。衣。皮。柳。遵。仕。梁。蕭。登。侯。帝。辭。去。讀。書。營。行。服。始。仕。周。導。人。務。先。以。德。  
 吮。母。疽。無。喜。慍。好。施。于。靖。坐。二。郡。人。畏。愛。之。隋。文。踐。位。召。之。不。至。開。戶。自。守。  
 足。不。履。園。庭。十。載。于。孫。有。過。自。責。鄉。里。亦。化。之。方。之。王。烈。儒。林。劉。獻。之。

謂離騷狂。謂名法少。謂立身德行爲首。謂多聞博學。不過土龍乞雨。張吾  
貴。利進尸鳩。指劉前三句。便能講春秋。好講說。不爲王侯。劉。三十餘始  
入小學。且耕且學。三年通五經。辨與公羊。又兼董仲舒。鬼求辯而卒。徐遵  
明。事王。魏。張。吾。貴。田。猛。畧。報。去。之。而。師。心。講。學。二。十。餘。年。海。內。宗。仰。誤。書  
八。寸。策。爲。八。十。宗。因。曲。爲。之。說。李。業。興。師。徐。遵。明。辯。鮮。于。壘。饋。而。遵。明。學  
徒。大。盛。上。戊。子。元。曆。高。隆。之。修。樂。器。衣。服。及。百。戲。請。與。共。事。使。梁。與。梁。武  
未。并。辯。難。該。博。踈。隘。之。儒。者。風。于。宗。祖。亦。儒。學。巧。思。李。鉉。師。徐。遵。明。用。心  
稍。苦。三。秋。冬。不。畜。悅。主。徒。恒。數。百。人。燕。趙。間。言。經。者。多。出。其。門。游。京。師。讀  
未。見。書。字。辨。馮。偉。開。門。三。十。年。壽。趙。郡。王。瑒。以。禮。起。之。歲。餘。困。辭。而。還。凡  
饋。饋。米。脩。一。毫。不。受。邢。峙。太子。食。邪。蒿。曰。此。策。有。不。正。之。名。非。殺。下。所。宜  
食。劉。晝。以。宋。世。良。家。有。書。五。十。卷。求。爲。其。子。博。士。六。合。賦。魏。收。刑。變。皆。不  
取。之。上。書。切。直。而。非。世。要。終。不。見。求。死。之。後。附。語。得。爲。縣。令。於。大。張。景。仁  
工。草。隸。致。通。顯。史。謂。蒼。頡。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權。會。明。易。詩。書。禮。括  
靜。不。肯。爲。諸。王。師。貴。游。多。就。學。明。風。角。玄。象。而。不。言。誦。易。却。怕。畏。馬。樂。遊。  
樓。據。之。中。志。道。不。倦。慕。交。忠。信。爲。本。黎。景。熙。家。傳。楷。慕。不。事。生。產。同。列  
車。服。華。盛。貧。素。無。愧。色。勤。著。述。早上。封。事。又。言。風。俗。奢。侈。文。苑。溫。子。昇。

永樂大典卷之九十九

九

嶠之後。馬坊教諸叔子書射策八百人。爲寂靜人。負才道行。惟子昇。那子  
才。王元景。有德素。文。哀。疑。之。賊。元。李。廣。博。學。驚。夢。有。人。出。身。中。云。君。用。心  
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去。樊。遜。魏。醜。香。見。賢。思。齊。字。自。勸。或。譏。其。靜。嘿。不  
起。時。作。客。誨。以。自。廣。校。定。群。書。王。褒。儉。曾。孫。七。歲。屬。名。位。望。隆。重。愈。自。謙  
抑。與。梁。元。帝。降。周。燕。歌。妙。盡。塞。北。寒。苦。之。言。江。南。競。相。至此。方。驗。周。文。謂  
之。舅。氏。與。庚。信。才。名。家。高。遊。宴。常。侍。有。器。局。職。政。體。庚。信。父。有。吾。在。梁。與  
徐。擒。魏。徐。庚。體。侯。景。作。亂。信。以。衆。先。退。爲。元。帝。使。西。魏。因。留。長。安。陳。請。之。  
周。武。帝。惜。不。遣。鮮。位。望。通。顯。作。承。江。南。賦。以。致。意。顏。之。推。年。十二。遇。梁。湘  
水。王。講。老。莊。虛。誕。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好。酒。不。脩。邊。幅。爲。周。軍。所。獲。  
遇。河。水。暴。長。奔。齊。文。宣。引。之。內。館。才。辯。工。尺。牘。應。對。館。中。文。書。皆。其。封。著。  
周。兵。陷。晉。陽。勸。帝。奔。陳。不。從。齊。亡。入。周。在。隋。爲。太子。文學。家。訓。二十。篇。  
孝。行。王。宗。孝。感。風。電。獨。不。及。表。門。閭。秦。族。終。喪。二十。年。蔬。食。不。入。房。室。張  
元。六。歲。不。肯。露。浴。還。鄰。各。禮。拜。閭。祖。自。節。義。于。什。門。馬。魏。明。元。使。馮。琮  
二十四。年。不。在。汲。園。爲。兗。州。使。董。陸。刺。文。季。式。滿。月。于。憲。未。長。季。于。提。並  
爲。魏。孝。文。使。高。車。高。車。分。因。之。三。歲。不。在。季。几。十。世。共。居。同。壘。百。九。十八。口。  
長。幼。濟。濟。風。禮。著。威。郭。世。儂。七。世。同。居。大。水。同。乳。烏。鵲。同。巢。蓋。儂。六。世。同

居。石文德。五世同居。孫道登。宗女。杏龍超。並賊使諭城中早降。及登城。吉城中努力侯教。皆見殺。備史明亮。辭武勇將軍之號。除陽平。改二郡。清白有惠。杜纂。儉約有恩。降於葛榮。張華原。事高歡。不為宇文所屈。為兗州有恩信。寇盜寢息。縱囚如期。六駭食虎。孟業。不受同僚盜贖。贈送無所受。東郡。寬惠。奉五德。木九德。燕升降客。其子結婚驕倖。知而不禁。聲望頗貶。蘇瓊。守南清河。奸盜止息。解境富人寄貨境內。以避盜。以盜為左右。盡知外事。沙門無計徵責。歸焚責券。受小置梁上。兄弟爭田者。論以兄弟難得。分異十年。遂運同往。史曹為學生。斷淫祀。貨粟活飢。或議其數重反逆。曰。所害者冤枉。不故反逆。酷吏于洛侯。為秦州刺史。酷暴。王元壽等反。魏孝文帝。於州常刑處斬。以謝百姓。李洪之。守河內。秦益。頗有威惠。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孝文今自盡。娶二妻。兩宅別居。張敷提。清約。使縱妻與僧。屢通賄貪。賜死。崔暹。以貪累敗。軍騎問村婦崔瀛。州如何。曰。百姓何罪得如此。願兒刺史。隱沈。睦李。崔浩。以莫逆交。言不及世。利。浩每欲屈之。竟不能發言。投之詔書。終以輸租者竊去。馮亮。隱嵩山。宣武。擇其形勝處。造閭居寺。藝術。晁崇。道武。時造渾儀。日暈左角。知用。出將死。信都方。祖。授之法。歷術。益精。河內。疾。疾。應。節。飛。著。四。術。用。辨。宗。云。

永樂錄卷之九十九

干

天復觀以畫憲為文。蓋天仰觀以則。解為法。雖李業興。新晉五。顯。畫。憲。曆。本。成。陸。法。和。戒。行。如。沙。門。請。相。東。乞。征。使。景。江。陵。神。同。行。羽。扇。麾。風。據。請。守。玉。峽。運。石。橫。鑿。珍。武。陵。王。祀。自。稱。可。徒。欲。襲。襄。陽。入。武。關。梁。元。帝。止。之。曰。與。主。上。有。因。緣。收。之。年。壽。王。寺。獨。不。及。體。成。毒。虫。猛。入。齊。散。奴。婢。錢。物。坐。繩。床。而。終。空。棺。胡。氏。致。知。編。後。周。閔。帝。宇文。泰。長。子。諱。覺。梁。太。平。二。年。受。西。魏。禪。即。皇。帝。位。都。長。安。武。帝。繼。立。誅。晉。公。護。消。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皆。還。俗。靜。帝。遜。位。于。隋。孝。閔。即。位。一。年。明。皇。四。年。武。皇。十。八。年。宣。皇。一。年。靜。皇。受。內。禪。立。一。年。傳。五。主。歷。年。二十。六。年。實。梁。太。平。二。年。北。周。宇文。泰。起。長。安。挾。魏。孝。武。以。推。高。歡。以。推。者。推。折。也。自。稱。太。師。而。行。篡。弒。迹。其。所。為。罪。浮。高。氏。罪。浮。者。罪。過。也。能。用。蘇。輝。更。定。官。文。物。法。度。小。有。可。觀。覺。以。冲。齡。遂。移。魏。祚。是。曰。閔。帝。權。歸。於。護。覺。者。泰。之。次。子。也。天。王。在。位。曾。未。一。晷。廢。為。畧。陽。尋。復。試。之。天。王。者。覺。不。稱。帝。而。稱。天。王。也。廢。為。畧。陽。者。畧。陽。公。也。世。宗。明。毓。遇。毒。糖。餒。武。帝。自。悔。權。姦。始。權。世。宗。者。泰。之。長。子。也。遇。護。以。毒。於。糖。餒。十。年。之。武。帝。者。泰。之。第。四。子。也。權。姦。始。權。者。權。姦。指。護。而。言。權。者。折。也。始。親。政。事。用。法。嚴。整。平。齊。之。後。妃。嬪。益。省。宣。帝。淫。虐。賊。殺。李。父。五。后。並。立。

永樂大典

卷八九八〇

百戲旁干。宣帝乃武帝子也。李父者齊王憲也。旁干者旁乃四面。干乃  
天子也。傅位靜帝。幼冲無輔。楊堅任政。克奪周祚。靜帝乃宣帝子也。  
楊堅者。宣帝后父也。陳武丁丑。周始基魏。訖宣辛丑。隋文禪位。  
童蒙詩訓縱跡留西魏。經營只後周。傾身禮蘇練古制一時修。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七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七十九

主